



鉄左氏傳

伊12
669
6



齊國位不辱命
晉知必不致所教
若殺趙同趙括

鍾曰氏

齊中氏

春秋左傳卷十一 宣公盡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無傳賊討國復二月

圍鄭前年盟辰陵而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

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晉上軍成陳故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十一月

九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晉衛背盟故

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清丘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宋

師伐陳衛人救陳背清丘之盟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上行成不

門 伊12
號 665
卷 6



吉上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遷

不得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

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師

而猶不服故復入自皇門至于達路塗方九軌曰達鄭伯

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不為天所祐不

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

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

侯使臣妾之亦唯命也翦削也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

徵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

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猶滅也使改事君惠於

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

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

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

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

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師救鄭苟林父將中軍

代郤先穀佐之彘季代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

八年代趙盾為政將郤克佐之郤缺之子趙朔將

下軍代欒欒書佐之欒盾之子趙括趙嬰齊為中

軍大夫括嬰齊皆趙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

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韓厥為司馬韓萬

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栢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

民焉用之栢子林父楚歸而動不後動兵隨武子

曰善武子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德刑政事典

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言征伐為有禮楚軍討

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

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徵

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政有經矣經常

軍作
君非

也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商農工賈

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車日乘事不奸矣奸犯為

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為軍行右轅左追

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

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踴伏皆持

中權後勁中軍制謀

殿為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能用

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

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旅有施

舍旅客來者施之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

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

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子姑

整軍而經武乎姑且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

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洵曰於

鏢王師遵養時晦洵詩頌篇名鏢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而

後取者昧也者致也致武曰無競惟烈武詩頌篇名烈業也

言武王兼弱取昧撫弱考昧以務烈所可也言當務從

故成無疆之業

武王之功業撫而取之彘子曰不可先穀晉所以霸師武臣

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

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

也非丈夫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

也莊子以中軍佐濟也濟渡河知莊子曰此師殆哉

荀首周易有之在師三三坎下坤之臨三三兌下

臨師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執

事順成為臧逆為否今彘子逆命不順眾散為弱

坎為眾今變川壅為澤坎為川今變為兌有律以

為兌兌柔弱

如已也

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為法象今為眾則散為川則壅是失法之

用從人之象

故曰律不臧且律竭也

竭敗也坎變盈而為兌是法敗

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

水遇天塞不得整流則竭酒也

不行之

謂臨

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

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

之謂矣

譬彘子之違命亦不可行

果遇必敗

遇敵彘子尸之禍

雖免而歸必有大咎

為明年晉殺先穀傳

韓獻子謂栢子

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

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

故曰失屬彘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捷成與其

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

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

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

北地鄭沈尹將中軍寢或作

也今汝陰固始縣

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

子反公子子側

聞晉帥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

祖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

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

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狂晉軍可得食乎

令尹南轅反旆

迴車南鄉旆軍前大旗

伍參言於王曰晉之

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

命也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

眾誰適從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為軍無上令眾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

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

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部之間榮陽京縣東北

有管城敖部二山在榮陽縣西北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

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

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

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武子樂書楚

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

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

怠于日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于勝

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

筭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筭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

儉以啓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箴誠先

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

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徼要也其

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

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

為承 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

官序當其夜內官逆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

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尅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

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

遂往以我上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

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侯必從彘子得屬服鄭知季

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趙莊子曰樂

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充也言樂善晉之身行

能充此言則當執晉國之政也楚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各曰寡君少遭

閔凶不能文也閔憂也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

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淹留也

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

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率遵也寡君使羣臣問

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謂伺候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彘子

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言誤對寡君

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遷徙也曰無辟敵羣臣無

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

有期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

不欲崇和以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

還疑晉之羣帥也靡旌驅疾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左車也

蔽矢之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示間

善者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斷耳執俘而

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

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

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若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

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

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

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犢子欲而為公族大夫

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

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

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滎澤在滎

陽縣東新殺為鮮見叔黨命去之叔黨潘黨潘

求卿未得穿子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

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

往矣獻子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

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

三傳

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猶登也

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

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微警也微去也

彘子不可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

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

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錡見逐而退趙旃

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

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也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

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

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

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

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晉人

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軫車兵車名潘黨望

其塵使馳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

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

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

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

之也奪敵戰心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

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

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

惟上軍托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

齊楚大夫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

右拒陳各夫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

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

濟楚師藉猶假借也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若從

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上軍

也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也不

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殿

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卒為軍後殿王見右廣將從之乘

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尸止軍中易乘則恐軍人惑

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晉人或以廣隊不能

進廣兵車楚人甚之脫扃扃車上兵闕少進馬還又甚

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顧曰

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

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大

夫與其二子乘逢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顧曰趙

復在後使老稱也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

緩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獲在木下

兄弟累楚大夫知瑩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廚武子御魏錡下軍之士多

從之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蔽納諸廚子之房抽擢也蔽

好箭房箭舍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

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既盡也知季

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

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

二者還穀臣楚王子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

軍不能成營屯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丙辰楚重

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

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謂之京觀臣聞克

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

文止戈為武文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

弓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作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工保天下又作

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篇各耆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其三

曰鋪時釋思我祖惟求定也其二三篇鋪布也釋陳

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

天下歸往求安定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

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武此

七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

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

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

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幾危也

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

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

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

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鯢鯨

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

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

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

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石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

僕叔魚臣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母怙亂者謂是類

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詩小雅離

憂也瘼病

也矣於也言禍亂憂歸於怙亂者也夫恃亂則鄭

伯許男如楚為十四年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

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東子士城濮之役晉師

三日穀在傳二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

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

也歌盡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

而後可知也喜見於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

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今天或者大

警晉也警戒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

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

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

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冬楚子伐蕭宋華

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

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

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三軍之

士皆如挾纊纊綿也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

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

呼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

之呼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

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河魚腹疾奈

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

何叔展言無禦曰且於晉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

展視虛廢井而求若為茅絰哭井則己結茅以表

井須哭乃應以為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

而出之號哭也傳言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

同盟于清丘原穀先穀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

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宋為盟故伐陳

陳貳於楚故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

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為十四年備

殺孔達傳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無傳為災

故冬晉殺其大夫先穀書名以罪討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

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君子曰清丘之盟

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不願盟以恤宋而經同貳宋大夫傳嫌

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

也邲戰不得志召狄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

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

也己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盡滅其族為誅已清甚故曰惡之來也

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丘之盟以責衛使人弗

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

我說欲自殺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

將以誰任亢禦也謂禦宋計陳也我則死之為明年殺孔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名背盟于夏大國罪之

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晉侯伐鄭秋九

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

穀

注九杜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殺以

告故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

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諸殺大夫亦皆告衛人以

為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使復其位襲父祿位

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晉敗於邲鄭遂屬楚告於諸侯蒐焉

而還蒐簡閱車馬中行栢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

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良質於楚子張穆公

孫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有讓國之禮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

左傳卷十一

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

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聾聞也晉

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

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

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

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

而起投袂振也袂袂袖也屨及於室皇室皇寢門闕劍及於寢門之

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

父會齊侯于穀見晏相子與之言魯樂相子告高

宣子相子晏嬰父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子家歸父

字懷思也懷必貪貪必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

何以不亡為十八年歸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

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物玉帛皮幣也於是有庭實

旅百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

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

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謀其不免也誅而

薦賄則無及也薦進也見賈而不足解罪今楚在宋君其圖

之公說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

人及楚人平平者總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六月癸卯晉師滅赤

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林父稱師從

秦人伐晉傳無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稱殺者各兩下相殺之辭

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札也蓋經文倒札字秋螽仲孫蔑會齊

高固于無婁無傳無婁杞邑初稅畝今又履其餘畝復十

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冬蠧生蠶蠶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

饑風雨不和五稼不豐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終前年傳宋人使

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

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川澤納汙受汙濁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

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國君舍垢恥垢天之道

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為君其待之衰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

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

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賈廢隊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也。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

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未服宋而去，故曰弃言。申叔時僕也，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庚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謂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爨，炊也。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庚懼，與之盟，而告王。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楚不詐宋宋不備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

也 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 鄆舒相 晉侯將

伐之 諸大夫皆曰不可 鄆舒有三雋才 雋絕異也 言有才藝

者 不如待後之人 伯宗曰必伐之 狄有五罪 雋

才雖多 何補焉 不祀一也 耆酒二也 弃神章而奪

黎氏地三也 仲章潞賢人也 黎氏黎侯 虐我伯姬

四也 傷其君目五也 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 茲益

罪也 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

其命 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

之三字一作
止字正相似
故謂及正力
之也

辭而討焉 毋乃不可乎 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 商

紂出之故滅也 天反時為災 易節 地反物為妖

民反德為亂 亂則妖災生 故文反正在為之

盡在狄矣 晉侯從之 六月癸卯 晉荀林父敗赤狄

于曲梁 辛亥滅潞 曲梁今廣平曲梁 縣也 書癸卯從起 鄆舒奔衛 衛

人歸諸晉 晉人殺之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 人

皆王 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 王子捷即卒

立召襄 襄召戴 秋七月 秦桓公伐晉 次于輔氏 晉

壬午 晉侯治兵于稷 以略狄土 略取也 稷晉地 河

東聞喜縣 西有稷

山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立

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地

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

晉侯還及雒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

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武子魏嬖疾病則

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

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杜

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

也而女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傳舉此晉侯

賞栢子狄臣千室栢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

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栢

邲之敗晉侯將殺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曰周書

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周書康誥庸用也

文王能用可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君信之亦庸

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

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

行周道福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

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

劉康公王季子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也原叔趙同也為成八年晉殺趙同

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

治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冬蟄生饑幸之也書之者幸其

冬生不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洛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會稱人從告夏成周宣榭火

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秋郟伯

姬來歸冬大有年無傳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辰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

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

官黻冕命卿之服大傅孤卿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

曰吾聞之禹稱善人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

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宣榭火

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秋郟伯姬來

歸出也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難在前年王孫蘇

奔晉晉人復之毛召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冬晉侯使士會平

左傳卷十一

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殺烝烝升

也升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殺烝故怪王

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

其體而薦之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公

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武子歸而講求典

禮以脩晉國之法傳言典禮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再

盟丁未蔡侯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夏葬許昭

公無傳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無傳不書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

秋公至自會無傳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傳

曰公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齊

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階而登

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不復渡

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

命矣樂京廬郤克之介使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

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衆也為成齊侯使

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相子及斂孟高固逃歸

聞郤克怒故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卷楚即斷道辭

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

于溫執三子不書非卿野王縣今屬河內苗賁皇使見晏相子賁皇楚鬬

椒之子楚滅鬬氏而奔晉食邑于苗歸言於晉侯

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言及

也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舉亦皆也齊君恐不

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沮止也

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

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

逆彼彼齊三人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

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

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不當來之辭而害來者以懼諸

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緩不拘執使不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脩禮諸侯

所以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

更受范復為范武子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

文子士會之子變其名易者實多易遷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

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也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君子

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
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
逞其志庶有豸乎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二三子
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郤獻子為政冬公弟叔肸
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
弟以兄為尊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丁之好釋例論之備矣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無夏傳

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傳例曰自外曰戕邾大夫就鄆殺鄆

子甲戌楚子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吳楚之葬僭而不與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

以懲求名之僞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

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笙魯竟外故不言出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

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

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得逃夏公使如楚乞師欲

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不書微者行秋邾人戕鄆子

于郟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我以別內外之名

弑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名楚莊王卒楚師不

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于鞏是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在

二年冬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

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

張大下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

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

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竟故云失大援也

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

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

已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氏故曰東門氏于家還及

塋于家歸父字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以命於君

既復命袒括髮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依禮設哭位

公薨故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春秋左傳卷十一

春秋左傳卷十二年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諱法安民立政曰成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傳無二月辛酉葬我君宣

公傳無無冰無傳周二月今之十三三月作丘甲周禮

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

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夏臧孫

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地晉秋王師敗績于茅戎戎別

種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挾故以自敗為

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書秋從告

冬十月

左傳卷十二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平文十七年鄭垂之役詹嘉處

瑕故謂之瑕嘉單襄公如晉拜成單襄公王卿士謝晉為平戎劉康公

微戎將遂伐之康公王季子也戎平遠欲要其無備叔服曰背盟而

欺大國此必敗叔服周內史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

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

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別也為齊難故作丘甲前年魯乞師於楚欲

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與齊懼

盟懼秋王人來告敗解經所以秋乃書冬臧宣叔令脩賦

繕完治完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

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

我也同共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逞解也為二年齊侯伐我傳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

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皆陳曰戰大崩曰敗

績四月無丙戌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

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

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

之令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

為卿故也鞏齊地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

左傳卷十一

盟于袁婁穀梁曰葦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八月壬午宋公鮑

卒未同盟而庚寅衛侯速卒宣十七年盟于斷道

取汶陽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冬楚師鄭師侵衛

子重不書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與大夫

不親伐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

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鄆人盟于蜀齊在鄭下

非卿傳曰卿不書盟也然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在秦項公山博縣西南

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

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封竟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

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取龍

侵巢丘不書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

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碯四世孫甯相甯俞子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

謂君何言無以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

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

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子喪師

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墮子辱矣墮見

左傳卷十二

禽子以眾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且告車來甚眾

新築人救孫桓子故立告令軍中齊師乃止次于鞠居衛地新築

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既

衛人賞之以邑賞于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

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仲尼聞之曰

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各

爵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信以守器動

失信則車器以藏禮車服所以禮以行義尊卑有

宜義以生利得其宜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

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

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

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宣十七年卻克至齊為婦

命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請卻克故不書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

五百城濮在僖有先君之

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不

為之請八百乘許之六萬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

軍范文子欒書將下軍代趙韓厥為司馬以救魯

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

一本佐
作將焉

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

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

受謗師從齊師于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

下靡笄山各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興

啟賦詰朝請見詰朝平旦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

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魯衛自稱寡君

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與眾淹

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齊侯曰

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

固入晉師築石以拔人築擔也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

因釋已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

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

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

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姑且也不

介馬而馳之介甲也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

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

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

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為殷色言血多汗車

輪御猶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

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

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若

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

擐貫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

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齊師敗績逐之三周

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子輿

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邴

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

禮也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射其右斃于

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

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韓厥俛

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什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

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驂馬絙也丑父寢於轡中轡

車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

而及為韓厥所及丑父韓厥執繫馬前繫馬絆也

臣僕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曰寡君

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本但為

請不欲乃過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也

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

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敢告不敏攝官承之言欲以已不敏

攝承空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

車宛茂為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韓厥獻丑父郤獻

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

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

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

入三出重其代已故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

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眾以帥厲退者遂逆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

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

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

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者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

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

銳司徒主銳兵者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

乃奔走辟君齊侯以為有禮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

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予之石窳石窳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

石窳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

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地甌謂之儀也媚人國佐也甌玉

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

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董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

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

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

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若以不孝令於諸

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

此段答蕭同叔子為質句

物相也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故詩

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

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

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此段答晉東其畝句反

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闕四王之

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五伯之霸也

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後事今

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竟詩曰布政優

優百祿是道詩頌殷湯布政優利子實不優而弃

左傳

卷之十一

禮記

項公亦知怒未平

且爾特其強不其懼

故有比語下文家務

君之命使臣則有

辭句蓋指此也

去非他二字亦通但

有此二字便覺鄭

章有體

非先王以孝治天下

之命

孝子有其類今既

令人為不孝之行而

已為為類則亦不孝

之人矣故曰非德類

以上推一層說見

齊母即晉母不但名

名匹敵而子

德亦相國焉

註不甚明晰

與此注

不同

十二年

見昭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他也

此句与楚屈完對齊桓之言同詞乃春秋詞全直套舊說附會可矣言我既以賂求不兔勢必決戰但大國之命即我幸勝亦不敢盡况不勝乎當俟戰戰後再奉命也

一笑細故也戰敗行賂又責以必不向從之事晉人已甚不待言矣國仇仇置對兩提出王命未且責其不足為盟主詞嚴義正已足以奪其魄後以君命百祥請背城一戰毫不可辭閃覺死灰中大有生氣若此時晉不聽魯衛之諫上得罪於天偏下結怨於民生

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為不然不見寡君之命

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動撓曲也

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

燼火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魯

衛諫曰齊疾我矣諫也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麇

我亦得地齊歸而紆於難齊服則難緩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與

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賦與猶兵車藉薦復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

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上鄆地

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史闕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皆

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與帥主兵車候

左傳 卷十一

此怠彼奮非齊敵矣則袁毒之盟晉之幸也公殺傅內有一戰再戰三戰四戰五戰等語及覽畫流但齊致寇之由以惟婦人笑客之故雖當此有國佐之詞難免前此覆軍之辱所以郭汾陽屏諸姬而見盧杞慮患於微其識誠不可及也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

為炭以瘞壙多埋重器備多也椁有四阿棺有翰

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

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

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死又益其侈是弃君

於惡也何臣之為若言何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

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弔之衛

人逆之逆於門外婦人哭於門內喪位婦人哭於

內在門送亦如之遂常以葬至葬行楚之討陳夏氏

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

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

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周書文王所以造周也

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

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

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子蠻鄭靈公

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弒靈侯陳靈戮夏南夏

出孔儀孔寧儀喪陳國楚滅何不祥如是人

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天下多美

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邲戰在宣十二年其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子

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又使自鄭召之

曰尸可得也襄老尸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

巫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

伯之季弟也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罃新佐中

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愛知罃也其必因鄭而歸王

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荀首囚之鄭人

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

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

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其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楚伐魯至

陽橋在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

此年冬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叔跪申叔曰異

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官將竊妻

以逃者也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

介副也幣聘物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

奔晉而因郤至至郤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

夫邢晉邑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王曰止其自

左傳卷之二十一

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

固也所益多矣蓋覆也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

將可乎言不誑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為

年楚滅巫臣族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

吾望爾也乎武子士會父子之父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

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

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已禍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大對

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卻伯

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

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欒伯見

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

焉諫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宣公使求好

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在宣八年公即位受

盟于晉元年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不聘楚

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

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言文王夫文王猶

王即位至是三年羣臣不如先大夫師眾而後可

用眾況吾儕乎儕等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

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閱民已責

責責逮鯀施及老鯀赦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

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

君當左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

于蜀公賂之而退使臧孫往臧孫官辭曰楚遠而

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不敢虛受楚侵

及陽橋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楚侵遂深故孟孫請

以執斲執鍼織紵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紵織縞布者皆百人公衡

為質公衡成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

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

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

夫不書其名非卿也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

盟故曰匱盟匱乏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

失位乘楚王車為左右則失位也卿不書則君子

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

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詩大

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暨息也其是之謂矣楚師及

宋公衡逃歸滅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樂宴

也也以弃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

夫國弃矣居辭也言後人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

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

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

人同者衆也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晉

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

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

弟甥舅侵敗王略兄弟同姓國甥舅異王命伐之

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昵告伐事而禁淫

慝也淫慝謂越掠百姓取囚俘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克能

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

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朝上軍大夫非命又奸

先王之禮謂獻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

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

昏故曰甥舅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

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

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

籍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經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 辛亥葬衛穆公無傳 二月公至自

伐鄭無傳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

新宮書三日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乙亥葬宋文公

無傳七月 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而葬緩

自晉無傳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 大

雩無傳以過時書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廡咎如赤狄別種 冬十

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

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尊霸主 鄭伐許

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略

傳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伯牛鄭地邲役在宣

十二年 遂東侵鄭晉潛軍 鄭公子偃帥師禦之

偃穆公 使東鄙覆諸鄭覆伏兵也 敗諸丘輿鄭丘輿皆鄭地晉偏軍為

鄭所敗 皇戌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

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

營父若不佐軍
楚若許與焉
着眼處

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

邲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

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

木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為釁鼓

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木又誰敢怨王曰然

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也

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累囚以成其好繫繫

也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言二國本王曰

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

言必有所以報者

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

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

朽戮其不若勝任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

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

朽若不獲命君不若勝任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

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

也違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

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

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得臣子晉郤

雖字甚活敢字
與上二敢字相
呼應
究竟為晉起
見不為之
始以就戮於國

左傳 卷二十一

孰戮於秦雨意
跌起蓋既就
戮則國家於我
已矣而歸骨之
患終不可忘若使
嗣職任事則君
命為重私惠
為輕過楚將而
引遊是懷三心
以重君矣顧楚
亦何愛此三心之
臣而加惠之乎
以不報為報正
是所以報也厥
後蔡相悼公三

駕伐鄭而楚不
能軍即在此日
言下次之文之疑
由中有正大光明
之氣絕不易得

克衛孫良夫伐齊魯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

齊滅赤狄 齊魯如潰上失民也此傳釋經

之文而經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尋

尋元年赤棘盟 荀庚林父之子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宣

七年 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

三下 卿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

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

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

當其下大夫降大國 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

侯伯為次國春秋時以強弱 衛在晉不得為次國為大小故衛雖

為小國侯爵猶 晉為盟主其將先之計等則二人位敵 丙

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六

為卿賞鞏之功也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

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行

禮 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

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 晉侯享

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

左傳 卷十二 十一

改矣戎朝異服也言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

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

將寘諸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

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

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傳言知罃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

孫許卒無傳公如晉葬鄭襄公無傳秋公至自晉冬城

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

無傳公欲叛晉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杞伯來

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夏公如晉晉侯見

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言將不能壽終也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

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敬

侯則得天命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

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

邇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也聽服史佚之志有之文

左傳 卷十二 十八

王、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與魯

異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字、愛也冬十一月、鄭公孫申

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鄭伯

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展陂、亦許地晉欒書將中軍、代

克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汜、祭

鄭地、成、皐、縣、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於子、反前

爭曲、皐戍攝鄭伯之辭、代之、對子反不能決也、曰、君

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

成其可知也、欲使自屈於楚、子、前決之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

趙嬰事
宜在下

之成、側、子、反、名、為、明、年、許、想、鄭、於、楚、張、本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在、前、年仲孫蔑如

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梁山崩、記、異、也、梁

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秋、大、水、無、傳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

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相、牢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嬰曰、我在

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

不能言已雖淫而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

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

而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

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放遣為福祭之之明日而亡為八年晉殺趙

同趙括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夏晉荀首

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野饋曰餽連糧也梁山崩

晉侯以傳召伯宗傳伯宗辟重之車曰辟傳重人

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問其所曰絳人也問

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

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祭故山崩

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降服損盛乘緦車無徹樂

息入出次舍於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以禮焉禮山川

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君

不可不肯見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許靈公愬鄭伯于

楚前此年鄭伐許故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

戍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也故鄭伯歸使公子偃

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垂棘晉地

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圍龜文華元享之請

左傳卷十一

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擊鼓。曰：習攻華氏。宋公

殺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冬，同盟于

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

靈之難。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十一月，已

酉，定王崩。經在蟲牢，上傳在下月，倒錯。衆家傳悉無此八字，或衍文。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取鄭。附庸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無公孫嬰

齊如晉。嬰齊叔。壬申，鄭伯費卒。前年同。秋，仲孫蔑

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

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子游榭。子游公

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

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

能久。視流，不端諦也。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

也。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

七德，非已所堪，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曰：今魯

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

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言請人救難，取專言易也。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

戎、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惟

書衛孫良夫獨衛告也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前年師于鉞、衛人不

保。不守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

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

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

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聞說謀故晉人謀去故絳。晉復

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郟瑷氏之地。郟瑷古國

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郟城沃饒而近鹽。鹽池是國利君樂

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僕大夫公

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寢庭謂獻子曰何如

問諸大夫言是非對曰、不可、郟瑷氏土薄、水淺。土薄其惡

易觀。惡疾疾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隘困也於

是乎、有沈溺重腫之疾。沈溺濕疾重腫不如新田。今平陽絳

邑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故有汾澮以流其惡。

汾水出太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且民從教。無災患

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監、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

佚。財易致則民驕後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務本

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為季孫如晉傳六月

鄭悼公卒終士貞伯之言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人命聲伯

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

從晉故也前年楚晉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

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

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

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

武子將許之武子欒書知莊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

韓獻子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

遂至於此此地蔡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

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

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

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

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

子盍從眾盍何不也子為大政中軍元帥將酌於民者也酌取

民心以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

而已知范韓也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

人眾故也商書洪範武子曰善鈞從眾鈞等也夫善眾之

左傳卷之十一

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

平傳善也樂書得從眾之義且為八年晉侵蔡傳

經七年春王正月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麇鼠又

食其角乃免牛無傳稱牛未十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吳伐鄭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無傳書不郊間有事三望非禮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公至自會無傳吳入州來州來楚邑

淮南下蔡冬大雩無傳書過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

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旅眾也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

弔愍恤故夷狄內長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

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謂上

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

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師為楚伐鄭張本夏

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汜鄭地在襄城縣南諸

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囚鄭公鍾儀

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

左傳卷十一

也蟲年盟在五年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軍藏府也為九年鍾儀張本楚圍宋之役在宣四年師還子重

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

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

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

壞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

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

王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

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夏

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

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

自晉遺二子書子重子反曰爾以讒慝貪怵事君而多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

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季以札父

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

與其射御教

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寘其子狐庸

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子

左傳 卷十一

二十五

重奔命救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

因伐鄭而行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

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衛定

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林父孫良衛侯如

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林父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

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晉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

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誅故從

告辭而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賧公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以

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冬十月癸卯杞叔姬

卒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奔猶以晉侯成人禮書之終為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晉侯

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於列國衛人來媵古者諸侯取適夫

姪姊妹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為

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

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之用師也今

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

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

體言不復肅敬於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

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

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

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王霸王將德是以

以用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

將奉

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行父懼

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樂書

侵蔡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

謂六年遇於繞角時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

樂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

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沈國今汝南平

與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宜有功也詩曰愷悌君

子退不作人退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求善也夫

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會伐蔡

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聲伯如莒逆也

莊姬晉成公女趙
朝妻也朝是趙
嬰通焉嬰克原
同屏括放嬰於
齊
懼字妙若但說
無以勸使乎常
按此傳身史記一說
迥別史記屬賞
為司寇刑官也兵

權非其所屬安
能為令韓厥諸
將俾悉從已也
人臣有無將之戒擅
與甲兵滅卿大夫
之族而君不與聞
豈有天討不加之
理二也公宮為至
尊思嚴密之地莊
姬匡公所乃指為
通逃數兩索其
遺腹孤兒若鼠
器之忌何三也程嬰
欲存趙孤不與出

自為逆婦而書
者因聘而逆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穆姜之女成公姊妹

為宋共公夫人聘不應
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禮也
納幣應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諱之于晉
使卿

侯
趙嬰亡曰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
在五年
欒氏卻氏亦徵其為亂

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
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

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
季之勲宣孟之忠
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懼

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
賴前哲以免也
言三代之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曰不

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
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侯之

法文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公周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
卿上

立於池上
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丘邑各莒縣有濰里曰城已惡莒

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
虞度對曰夫狡焉

之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
狡猶

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
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莒人當唯此為命

勇夫重閉況國乎
為明年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

故書
愍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晉士燮來聘言伐

若更適大夫則不復書卒

左傳

卷十二

二十八

奔他國僅匿之山中韓厥既知之矣歷十九歲竟無一人聞之何善於掩覆如是也且云居十年景公因疾見於龜卜聽韓厥之言而立武按春秋同括之死在魯成公年即晉景公之十七年也景公在位僅十九年耳然二年夢大厲患

疾而卒子州蒲立定有十五年後下疾之事乎此彰明較著者也若左氏則稱晉左用在姬之譖而討同括姬趙朔妻也朔早死而趙嬰適焉同括放嬰於齊姬銜之証其為亂武從姬殺於公宮是說也雖未可執為定案但經文止書殺同括

鄰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鄰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與吳成

可文子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

成公私不兩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魯絕

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衛人來媵共

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必以同姓者參

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蒲衛地長垣縣西南公至自會無傳二月伯姬歸于宋宋不

使卿逆非禮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

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

晉人來媵媵伯姬也秋七月丙子齊

侯無野卒無傳五同盟丙子六月從起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

盟於蒲又受楚賂會於鄭故晉執之稱人晉欒書

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傳楚公子嬰齊

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上曰潰楚人入鄆鄆莒別邑也楚偏師

入鄆故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魯邑也

廩丘縣西南此閏月城在十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叔姬杞絕於杞

左傳

卷十一

而不及朝嬰則朝
早死而嬰奔齊
無疑龍門之說者
或出於傳聞之誤
以是論之即謂程
嬰公孫杵臼為
烏有先生亦無
不可也

魯復強請祀

使還取葬既存而復逆其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還為杞婦逆叔

姬為我也喪明為魯故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

貳於晉歸田在前年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

七年在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強

也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

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

吳吳人不至為十五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復命起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為晉人

傳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

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嫁父嫁女於韓侯

德宋公如韓侯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

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穆姜伯姬母聞文

謝其行勞婦人夫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敢

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詩邶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晉人來滕禮也秋鄭伯

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晉別

書伐鄭鄭人使伯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

使在其間可也明殺行人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晉故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南冠楚冠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鄭

鍾儀在七年稅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冷人

也冷人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

事言不敢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

對曰非小人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天子

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

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

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稱天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名其二

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

也尊君敏也敏達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

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

谷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為下十月

楚結成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張本渠丘

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月六日莒人囚楚公

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

莒城亦惡庚申莒潰八月十日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終平臣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

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涿辰之間

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涿辰十日也詩曰雖有絲麻

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

價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秦人

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

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請晉示欲更立君晉必

歸君為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

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鍾儀奉晉報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

郊不從乃不郊無傳上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五月公會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大子州蒲也稱爵見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禮

齊人來媵無傳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丙午晉侯獮卒六

盟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莩如楚糴莩晉大夫報太宰子商

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辰使在前年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

衛使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改立君之謀三月子如立

公子縹子如公班夏四月鄭人殺縹立髡頑子如奔

許髡頑鄭成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

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

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子為君此父不

父子不子經因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罕穆公于襄鐘鄭襄公之廟

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

亭辛巳鄭伯歸鄭伯歸不書鄭不告入晉侯夢大厲被髮及

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

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

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巫云

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求

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緩醫名為猶治也未至公夢疾

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

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盲膏也心下為膏醫至曰疾不可

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

至焉不可為也達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

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使甸人獻麥甸

凡麥始熟

主為公田者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

廁階而卒張腹滿也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

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鄭

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申禽君子曰忠

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為忠不

秋公如晉親用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莜未反

是春晉使糴莜至楚結成晉謂魯貳於楚故留公須糴莜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

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晉

也葬也
春秋左傳卷十二

